

郡齋讀書志校證

〔宋〕晁公武 撰 孫 猛 校證

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郡齋讀書志校證

〔宋〕晁公武 撰 孫 猛 校證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 I P) 數據

郡齋讀書志校證 / (宋) 晁公武撰; 孫猛校證. —
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 6
ISBN 978-7-5325-5898-8

I. ①郡… II. ①晁… ②孫… III. ①藏書閣—圖書
目錄—中國—南宋 IV. ①Z842. 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1) 第085234號

郡齋讀書志校證

(全二冊)

[宋] 晁公武 撰

孫 猛 校證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韻輝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53.25 插頁 4 字數 1,048,000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-1,5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898 - 8

K · 1384 定價: 128.00 元

前言

晁公武，字子止，號昭德先生，澶州清豐（今河南清豐）人。他大約生於宋徽宗崇寧年間（一一〇二至一一〇六），靖康亂後，入蜀寓居嘉州（今四川樂山）。高宗紹興二年（一一三二），登進士第。爲四川轉運司屬官，歷知恭、合、榮州。孝宗時，曾入朝任臺諫。乾道三年（一一六七），出爲利州路安撫使。四年擢四川安撫制置使。六年，移知揚州。七年，徙潭州，繼除臨安府少尹。罷官後，居嘉州符文鎮，約於孝宗淳熙間（當在十四年前）去世。晁公武治學不主一家，涉獵頗廣。據史志記載，其著述十分豐富，當有十二種之多。但是，留存至今的，只有郡齋讀書志一種以及其它一些詩文的殘篇。

讀書志初成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（一一五一），終成於宋孝宗淳熙七年至十四年（一一八〇至一一八七）之間。當晁公武在四川轉運司供職時，其上司轉運副使井度，是一名藏書家。井度臨終前，把他的藏書贈給了晁公武。當時，晁公武知榮州（今四川榮縣），其任「辟左少事」，于是，他以井度贈書爲主要憑據，加上自己的收藏，除其重複，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有奇，「日夕躬以朱黃讎校舛誤，每終篇輒撮其大指論之」，寫成了讀書志。這部初成的書稿，至孝宗淳熙七年至十一年間（一一八〇至一一八四），方由其門人杜鵬舉爲之刊刻行世。這就是四卷的蜀刻本。這個本子不够完善，晁公武對它作了大量

的修訂和補充。補正本約在淳熙十四年前，由他的另一位門人姚應續編輯刊行。這就是二十卷的蜀刻本。這兩個蜀刻本，現在都已佚失了。之後，宋理宗淳祐九年（一二四九），游鈞在衢州（今浙江衢縣）重刊蜀刻二十卷本，是爲衢本。同一年，黎安朝在袁州（今江西宜春）重刊蜀刻四卷本。同時，又刻了趙希弁據他自家藏書續撰的讀書附志一卷。次年，並刻趙希弁據衢本摘編而成的讀書後志二卷和趙希弁所撰二本考異。與讀書後志相對而言，先刻的四卷讀書志，習慣上被稱作前志。前志、附志、後志合爲七卷，是爲袁本。從此以後，讀書志在其流傳過程中形成了衢本和袁本兩個版本系統：前者淵源於蜀刻二十卷本而以淳祐衢州刊本爲祖，後者淵源於蜀刻四卷本而以淳祐袁州刊本爲祖。

二本自宋末、歷元、明，迄清初，雖流傳不墜，但似乎都沒有重刻過。至清康熙六十一年（一七二二），陳師曾重刻袁本，嘉慶二十四年（一八一九），汪士鐘重刻衢本，讀書志二本才流布漸廣。特別是孤懸天壤的淳祐原刻袁本，在湮沒六百餘年之後重被發現，涵芬樓於本世紀三十年代三次據以影印，方使讀書志得到了廣泛的流傳和充分的利用，它的價值也逐漸爲人們所認識。

讀書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、具有解題的私家藏書目錄。它的學術價值主要表現爲以下三點：

一、收錄比較豐富。讀書志共著錄書一千四百九十六部，除去重見者，共一千四百九十二部。（以這次新合校本的統計爲據。若以汪士鐘刊衢本統計，共收書一千四百七十二部，除去重見，爲一千四百六十八部，若以淳祐袁本統計，前志收書一千零三十五部，後志收書四百三十五部，共一千四百七十

部，除去重見，爲一千四百五十九部。）基本上包括了南宋以前的我國古代的各類重要著作，尤以搜羅唐、宋（北宋和南宋初）時的書籍爲較完備。其中，有一些在當時已屬罕見，可補舊唐書經籍志、新唐書藝文志、宋史藝文志之闕；更有不少是今天已經殘闕或亡佚了的，如果要了解這部分殘佚書的面目，就必須參考讀書志；至於僅見於讀書志著錄的，那考察其書就舍此而莫得了。

二、體例比較齊備。讀書志依當時已經通行的分類法，分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部下設類，經部十，史部十三，子部十八，集部四，共四十五類。（此爲衢本分類，袁本前志分四十三類。）書首有總序，每部之前有大序（即總論），二十五個類目前有小序。（此亦指衢本，袁本前志九個類目前有小序。）小序未加標明，置該類第一部書的解題之中。每類之內，各書大體按時代先後排列，較有倫貫。凡目錄雖不求序文、書名（包括卷數）、解題皆齊備，但象讀書志這種三者完備的目錄，無疑是最能發揮其「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」的目錄學功能的。讀書志在史部設史評類，衢本又在集部設文說類，終於爲歷史、文學方面的批評著述找到了妥善的歸宿，這在古典目錄分類法中，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。

三、內容比較翔實。讀書志著錄各書，是晁公武的實際收藏，故它介紹的各書書名、卷數、篇目、篇數、編次以及彙錄的有順序跋，咸可憑據，不是那些叢鈔舊目而成的目錄所能比擬的。晁公武撰寫解題，凡其人正史有傳者則略，若史逸其行事者，則雜取他書詳細記載，故其所介紹的作者生平事蹟、成書原委及背景、前代書目的著錄情況以及有關典章制度、掌故軼事，不是出于作者耳聞目睹，就是出于

現在大部分已經佚失的史傳文集（如唐、宋兩代歷朝實錄、登科記、宋歷朝國史、唐開元四庫書目等），其內容往往極可寶貴。此外，北宋諸晁藏書素以校讎精良著稱，晁公武撰爲讀書志，「所期者，家聲是繼」，十分注重校讎，考訂本書，故其考證比較精確，其評論亦不乏中肯之語。

當然，晁公武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員，其書收錄、介紹、評論諸書，無不從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和觀點出發。他企圖保持中允，表示凡涉及人之善惡率不錄，其實是不可能做到的，即使對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，他也有鮮明的是非標準，書中凡提王安石必加貶辭，就說明了這一點。

從目錄學的角度看，讀書志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。它的分類比較保守，較同時代的鄭樵的通志藝文略爲遜色；其書籍歸類有一些錯誤，焦竑曾在國史經籍志後附糾繆中加以糾正；有些類目的編次紊亂顛倒；有些解題的文字凌亂複沓；詮釋考訂，或因循舊說，或臆斷懸測，或憚于深求，疎略舛誤，往往而有。產生這些缺點和錯誤的原因，主要是階級的偏見和歷史的局限，其次是晁公武的學識和功力也嫌不足。

儘管讀書志存在種種缺點和錯誤，但是，它的學術價值却是難以否認的。因此，它受到了後世的學者、特別是目錄學家的重視。南宋的另一位目錄學家陳振孫稱贊讀書志「其所發明，有足觀者」，他的直齋書錄解題就是仿讀書志而作的。宋末的文獻學家王應麟，在他的困學紀聞、漢藝文志考證、玉海等著作中也大量徵引了讀書志。至于馬端臨編纂文獻通考經籍考，主要就是抄錄晁、陳二書，畧加剪

截而成的。迨至清代編纂四庫全書總目，其或直接採摭於讀書志，或轉錄自經籍考，多達三百餘條，其中甚至有照錄讀書志解題而成篇的。由宋迄清，目錄之有解題而得以保存至今者，主要有讀書志、直齋書錄解題、玉海（主要是其藝文部）和四庫全書總目四種，而後三種皆祖述或取資於讀書志。由此可見，讀書志在我國古代的目錄學史上居于相當重要的地位。清汪士鐘稱它和直齋書錄解題「同爲目錄之冠」，錢泰吉則稱它爲「宋以來著錄家之首」，都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即使時至今日，我們考察古籍，研究古典目錄學史，讀書志仍然不失爲一部重要的工具書，一部有價值的參考文獻。這次把它重加整理出版，其目的也在于此。

這次整理讀書志主要做了標點、合校以及疏證、考訂等方面的工作，具體的做法，詳見凡例，這裏需要說明的有四點：

一、關於合校。合校的形式，取之於王先謙。它的優點是使讀者得一本如得二本，既省去翻檢查核之勞，也便於參酌棄取。王先謙合校本，以汪士鐘刊衡本爲底本，合校以陳師曾刊袁本，因爲後者錯誤極多，所以不可避免地給他的合校本帶來許多不足之處。這次袁本換用影印的宋淳祐原本，就可以減少錯誤了。至於新合校本的底本爲什麼不用淳祐袁本而用汪士鐘刊衡本，這個問題牽涉到對讀書志二本的評價，非寥寥數語所能說得清楚，請參閱附錄四所收拙作讀書志二本的比較研究一文。概括地說，其理由是：衡本是補正本，體例較袁本前志整齊完善，尤其是它的小序和解題，晁公武作了大

量的補充和訂正；其次，袁本前志加後志，不能等于衢本；再次，汪士鐘刊衢本的缺簡，用經籍考、袁本等配補，經考證配補文字是可信的。

二、關於疏證和考訂。前人對讀書志的整理，大多停留在文字的比勘上，未及對其內容進行疏證和考訂，這次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加以個人的一些心得，試作內容的疏證和考訂，旨在補其不足，糾其繆誤。讀書志收書既多，涉及的人事也錯綜紛繁，如果每書每人不加區分選擇，均加考證，勢必大量抄錄有關史傳、目錄，徵引前人成說，大大增加本書的篇幅。爲了避免篇幅臃腫無維，所以把疏證、考訂的範圍限止在比較有參考意義的幾個方面，主要是：讀書志衢、袁二本存在重要異文的地方，著錄書屬佚書或偶書者，編著人事蹟不見正史者，以及解題中文意欠明、考訂評論疎略失當之處。

三、關於趙希弁的讀書附志。趙希弁，字君錫，袁州人。宋太祖九世孫。江西漕貢進士，嘗任秘書省校勘書籍。他據其家三世藏書，擇前志所未收者，仿前志體例，寫成附志。附志共收書四百六十九種，除少數與讀書志複見外，大部分爲南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寧宗時的書籍，正可以視爲讀書志之續作。它的一個明顯特點是比較翔實地著錄了書名、卷帙，介紹了各書篇目、編次以及刊刻時間、刊刻地點、刊刻人名等，可資考核。但由于趙希弁的學識不及晁公武，加之當年急於成書，所以它的分類比較凌亂，解題亦鮮有發明，往往摘錄其書序跋敷衍成篇。趙書歷來附前志而行，人們也習慣上把它看作袁本讀書志的一個組成部分。這次整理讀書志時，因以影印宋淳祐本附志爲依據，對它作了標點，並

勘正了其中一些明顯的錯誤，附刊于讀書志之後。

四、關於附錄。爲了幫助讀者了解晁公武及其讀書志，這次還搜輯了一些有關資料，作爲合校本的附錄。附錄共四種：（一）晁公武傳略，附趙希弁傳。前者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增補的，輯錄的內容大體反映了晁公武的生平事蹟和著述情況，後者則是陳祺壽所撰。（二）歷代著錄及研究資料彙編。（三）現存諸本叙錄。（四）曾發表於文史第二輯之拙作郡齋讀書志衛袁二本的比較研究一文。此外，編制了讀書志和附志的目錄，置於卷首；又由王立翔同志編制了書名索引、著者索引，附於書末，以供檢尋。

整理讀書志的工作，是在導師徐鵬先生的指導下進行的，同時，得到了呂貞白先生的熱情支持和幫助，在此謹向二位先生表示感謝。因爲我聞見不廣，學識有限，深知本書整理過程中有不少錯誤和不當之處，懇切地希望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。

孫 猛

一九八三年十月於上海復旦大學

凡 例

一、這次整理晁公武郡齋讀書志（書中簡稱讀書志），做了標點、校勘、疏證、考訂四個方面的工作，題稱郡齋讀書志校證。

二、讀書志有衡、袁二本，爲使讀者兼得二本，便於參酌棄取，校勘採用合校的方式，即以衡本爲底本，合校以袁本，參校以現存讀書志善本、文獻通考經籍考、前人著述徵引讀書志文字、讀書志解題所本之史傳序跋以及有關書目。

三、校注本底本採用清嘉慶二十四年（一八一九）汪士鐘藝芸書舍所刊衡本（書中簡稱「原本」）。汪士鐘此本後加剗改，此用初刊本，合校以一九三三年上海涵芬樓續古逸叢書所收、影印南宋理宗淳祐九、十年間（一二四九至一二五〇）所刊袁本（書中簡稱「袁本」，其中讀書志四卷，簡稱「前志」，讀書志後志簡稱「後志」）。

四、凡一書同見衡、袁二本者，於校證本該條書目標題下注明「袁本前志某類第幾」，或「袁本後志某類第幾」。所謂「第幾」，指該書在該類的編排次序。凡袁本前志、後志未著錄者，則注「袁本未收」。凡原本未著錄者，則據袁本補錄，其歸屬類目及編次，參考清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王先謙思賢精舍

刊本確定，並在該書校注「一」中說明：「某類」，指該書在袁本歸類與編次。

五、凡二本各書書名、卷數、編撰者、解題有異同詳略者，鉅細弗遺，均予出校，以副「合校」之實。校語置每書之後，與疏證、考訂合稱「校證」。校證各條，一般出原文全句以作提示，遇二本異文差別過大者，則在校證「一」中彙錄袁本原文，不再一一以句爲單位出校，以免鉅釘破碎。

六、衢本乃補正本，與袁本前志分屬不同的版本系統，故凡二者異文非明顯屬刊刻錯誤者，非原本文義不通且另獲旁證證其誤者，一般不據前志改動原本。袁本後志乃摘錄自衢本，可視作宋刻衢本之部分翻刻本，故凡二者異文，不必有旁證即據改。改與不改，其異文均出校，以備覆核。

七、凡二本異體字、古今字其用作書名、人名、地名等專用名詞者，仍之不改，俱予出校。避諱字（包括改字和闕筆）中，袁本宋諱字，凡不涉及文義者一般不予出校，而原本清諱字，則僅在初見時出校，餘皆逕改。諱字缺筆者，皆補足筆畫。

八、原本所據底本闕簡多處，李富孫、黃丕烈取經籍考、袁本、其它衢本配補，今仍其舊例，並均在配補條下加以說明。原本卷四經部小學類錯簡，今據顧廣圻校本移易改正，其書在原本所居編次，在校證「一」說明。原本中李富孫校語（冠以「案」字者）、黃丕烈校語（冠以「覆案」者），原作雙行小字居正文之間，今均移入校注。因李、黃所據校袁本爲陳師曾刊本，今合校本已改用影印宋淳祐本，其所據校經籍考、直齋書錄解題等，亦悉加重校，故二人校語止採其足資考訂者存之，餘皆刪去。

九、校注本取以參校者，有現存讀書志諸善本。據粗略了解，國內（包括臺灣省）現存讀書志刊本、鈔本、各家批校本、影印本共有三十六種，今得見二十九種，其中兩種取作合校，十六種校勘意義不大，用作參校者共十一種。它們屬衢本系統的有八種，分別爲：明范大澈卧雲山房鈔本（簡稱「卧雲本」）、一九八一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宛委別藏本（簡稱「宛委本」）、清王聞遠舊藏清鈔本（此本王先謙刊本曾取以相校，稱「舊鈔本」，今仍沿用其稱）、清顧廣圻校並跋汪士鐘刊本（簡稱「顧校本」）、清瞿中溶跋、季錫疇錄顧廣圻校清鈔本（簡稱「季錄顧校本」）、清楊希閔校並跋清鈔本（簡稱「楊希閔校本」）、清汪士鐘刊本之剗改本（簡稱「剗改本」）、清王先謙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思賢精舍刊本（簡稱「王先謙刊本」）。屬袁本系統的有六種，分別爲：清沈巖錄何焯批校本（簡稱「沈錄何校本」）、清袁廷構錄何焯、顧廣圻批校、陳鱣跋陳師曾刊本（簡稱「袁錄何校本」）、袁錄顧校本、清喬載繇校、並跋、並錄王懋茲校清鈔本（簡稱「喬錄王校本」）、清陳師曾康熙六十一年（一七二二）刊本（簡稱「陳師曾刊本」）、清鮑廷博校並跋陳師曾刊本（簡稱「鮑廷博校本」）、清陳鱣校、徐洪釐、沈澄煜題識陳師曾刊本（簡稱「陳鱣校本」）。此外，瞿中溶藏鈔衢本，據原本李、黃二人校語轉錄（簡稱「瞿鈔本」）。以上諸本，凡二本有異文者，則予以參校，一般不逕據校改原文，只錄其文字備考；凡文字獨異者，非另獲旁證，亦不據以輕改原文；凡名家批校本，其校語、批語只採擇足資參考者歸入校證有關條下。

十、校證本取以參校者，尚有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（簡稱經籍考）。所用經籍考爲清乾隆十二

年（一七四二）武英殿刊本，間用元刊本，明弘治何喬新單刻本，明馮天馥校刊本。經籍考校勘價值幾可與衢本等，故列其異文，亦力求詳盡。

十一、校證本取以參校者，尚有前人（主要是宋、元人）著作中徵引讀書志的文字。如宋王應麟玉海、漢藝文志考證等徵引凡百餘條，元胡一桂易學啓蒙翼傳徵引易類解題多條。凡用作參校者，一般亦只作旁證，不據以逕改。

十二、校注本取以參校者，尚有歷代各種書目。屬正史經籍、藝文志及補志者，主要有：漢書藝文志（簡稱漢志）、隋書經籍志（簡稱隋志）、舊唐書經籍志（簡稱舊唐志）、新唐書藝文志（簡稱新唐志）、宋史藝文志（簡稱宋志）。以上皆據中華書局標點本）、清顧櫟三補五代藝文志（據二十五史補編本）、清王仁俊西夏藝文志（據光緒三十年王氏西夏文綴附刊本）、清黃任恆補遼史藝文志（據一九五八年商務印書館遼金元藝文志本）。屬公家藏書目錄者，主要有：清錢東垣等編崇文總目輯釋及補遺（簡稱崇文總目，據粵雅堂叢書本）、清陳漢章崇文總目輯釋補正（據綴學堂叢編初集本）、清徐松輯四庫闕書目、近人葉德輝輯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（簡稱秘續目。以上據一九五七年商務印書館宋史藝文志補附編本）、近人趙士煒中興館閣書目輯考（簡稱中興館目）、中興館閣續書目輯考（簡稱中興續目。以上據古逸書錄叢輯本）文淵閣書目（讀畫齋叢書戊集本）、四庫全書總目（簡稱四庫總目，據中華書局影印本）。屬私家藏書目錄者，主要有：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（簡稱書錄解題，據光緒九年江蘇書局刊本）、宋沈

裘遂初堂書目（據海山仙館叢書本）。此外，宋王應麟玉海（據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）、宋鄭樵通志藝文略、圖譜略（據清乾隆十三年于敏中重刻陳宗夔校二十略本）、明焦竑國史經籍志（據粵雅堂叢書本），雖係叢錄前代書目成書，然終亦有所本，故亦間取以參證。其它參考目錄均在引用時注明，不一列舉。以上諸目多用於校訂、說明校證本書名、卷數以及編撰者，具有解題者亦用於校證讀書志解題。

十三、校證本取以參校者，尚有讀書志著錄之所本。晁公武某一書的解題多據該書的序跋（如蘇子由注老子條用蘇轍自序、古列女傳條用王回序），或有關史書傳記（如經部諸書解題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、史部正史類評論語多出劉知幾史通、集部諸唐人里貫事蹟多取新唐書本傳）。今遇二本異文是非難以抉擇者，則推求其所本，取有關文字相參校。

十四、讀書志取材豐富，考證、論述大體精密，然可補之闕、可糾之誤，仍然不少，今爲之作一些必要的注釋和考證。疏證及考訂的重點是：歸類欠妥、編排失次者，著錄書屬佚、殘、偽、罕見者，編撰人失考或生平事蹟未詳者，解題文意欠明、作者考證評論疎畧者。所加疏證、考訂與校語同歸入校證之內，加「按」字以示區別。凡採用前人研究成果，均記出處。疏證考訂所引用文字，若原文過長，容有刪削。

十五、趙希弁讀書記附志二卷，爲補前志不足而作，歷來附袁本以行，今以影印的宋淳祐本爲依據，

加以標點，附刊於校證本之後。此書無本可校，除一些明顯的錯誤，一般不予勘改；另摘錄了一部分有參考價值的前人批校語，寫成校勘記，置於有關條目之後。

十六、爲幫助讀者了解晁公武及其讀書志，搜輯了一些有關參考資料，編成四種附錄。它們是：
〔附錄一〕晁公武傳畧（附陳祺壽先生撰趙希弁傳）；〔附錄二〕歷代著錄及研究資料彙編；〔附錄三〕現存諸本叙錄。〔附錄四〕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。

十七、爲了便于讀者查檢，編制了讀書志（包括附志）書名索引及著者索引，附于書後。

衢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序

杜鄴從張京兆之子學問，王粲爲蔡中郎所奇，皆盡得其家書，故鄴以多聞稱而粲以博物顯。下逮國朝，宋宣獻公亦得畢文簡、楊文莊家書，故所藏之富，與秘閣等，而常山公以膽博聞於時。夫世之書多矣，顧非一人之力所能聚；設令篤好而能聚之，亦將老至而耄且及，豈暇讀哉！然則，二三子所以能博聞者，蓋自少時已得先達所藏故也。公武家自文元公來，以翰墨爲業者七世，故家多書，至於是正之功，世無與讓焉。然自中原無事時，已有火厄，乃兵戈之後，尺素不存也。公武仕宦連蹇，久益窮空，雖心志未衰，而無書可讀，每恨之。南陽公天資好書，自知興元府至領四川轉運使，常以俸之半傳錄。時巴、蜀獨不被兵，人間多有異本，聞之未嘗不力求，必得而後已。歷二十年，所有甚富。既罷，載以舟，即廬山之下居焉。宿與公武厚。一日，貽書曰：「某老且死，有平生所藏書，甚秘惜之。顧子孫稚弱，不自樹立。若其心愛名，則爲貴者所奪；若其心好利，則爲富者所售；恐不能保也。今舉以付子，他日其間有好學者，歸焉。不然，則子自取之。」公武惕然從其命。書凡五十篋，合吾家舊藏，除其複重，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有奇。今三榮僻左少事，日夕躬以朱黃，讎校舛誤。終篇，輒撮其大旨論之。豈敢效二三子之博聞，所期者不墜家聲而已。書則固自若也。倘遇其子孫之賢者，當如約。